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五

孝宗皇帝十五

違帥東約主
降

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樞密院進呈馬帥吳拱按正將馬彥恭輒役人船般載馬草已降充副將上曰吳拱初到所按劾須與行遣王淮等奏其事雖輕然違主帥約束豈為無罪上曰只依所申降充副將臣留正等曰取民笠覆官鎧雖公呂蒙尤以為犯軍令以官船載官馬草亦公也以其違要束而治之善御軍者固當如是也方茲肅師律以厲士氣其嚴若比下之人行之不以為非上之人聽之不以為過果何患乎士之不可用哉

詔幸學撰
語兩

行淳
熙歷

丙寅進呈

紹興十四年幸學詔

上曰今所降

詔大意欲以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
詔中兩語當爲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
奏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載之詔書

上曰可

是月

行淳熙歷秘書省申昨爲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
食不密得旨令太史局別造新歷已行進呈今來測
驗新歷稍密 上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
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其
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 淳
熙爲名 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
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足不止兩足自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爲出歲考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

州置用歷
縣財都

命學
官講
庸

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
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元鼎奏
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
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
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
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歷檢
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
依此施行從之 雨雹 二月辛巳龔茂良李彥穎
奏 祖宗朝幸學皆儒臣講經 上曰詩書易
累朝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

措置預催
稅弊

包括無遺 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 癸未進呈
大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
之龔茂良李彥穎奏往年諫官曾論此事方施行間
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
申前說拘回錄黃其說謂過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
折帛錢共六十一萬□□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
闕誤 上曰既是違法□□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
置而不問茂良等□□聞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
借六十萬緡應副□□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
移此六十萬緡□□□□□□□□戶部自無關用
可以禁止預催□□□□□□□□此措置不過移後

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於是詔令諸路轉
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依條限催理如有違
戾去處仰監司覺察

臣留正等曰自昔□□□□二月而賣新絲五月
而糶新穀夫前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
恩加惠斯民以內帑之儲假版曹之用不過遲速
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切之苦與其有積於
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聞
損上以益下未聞財散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
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爲民害者倍克慘酷是

論郡培克守
酷慘

太學幸武學

也賦稅有定制而培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
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爲之數督責
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
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
因其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乞明
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培克以竭民
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
乙酉幸太學釋菜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
經賜光朝三品服 幸武學著作郎傅伯壽尋上言
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
太 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殺已降以

傳伯
壽論
武學
從祀

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 太上 紹
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
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
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
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辨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
吳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爲
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
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
律光于謹或本生西北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
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
徐皆爲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傳介子之

幸秘書省
賜詩

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有漢
之雋功在晉則謝安宴衍以靖北寇祖逖擊楫誓清
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衆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
忠義謀略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
有所遺臣竊謂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
取然後與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
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者所
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
者所以尚仁義其爲勸沮者大矣起居郎錢良臣亦
請收建隆建炎以來功烈顯著參陪廟祀是年
七月己酉施行

幸秘書省賜省官燕上賦七言

終歲
憂念
民事

修太
武學

建光
堯御
書石
經閣

律詩坐者皆屬和 丁亥龔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
序物情熙熙米價甚平可以少寬聖念 上曰朕終
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有旱澇未
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
方始放心 己丑進呈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
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
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 光堯御
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
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
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上曰太
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稍帶隸體

免糴之效

爵賞不可濫與

諸總所貼助經費後不盡錄 三月丙午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 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爲惠尤廣 辛酉進呈楚州捕賊推賞內隨從捕獲人欲支錢三十貫 上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資若支五十貫恐太多 上曰極口口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歡喜者不過被賞數口而不平者千萬人也 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

諭大臣
浮費節

史浩
侍讀

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戊辰進呈戶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倣寶元慶歷故事命臺諫司戶部詳定上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如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絕少朕嘗覽戶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內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若令臺諫論議又却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戶部條具至是進呈是月以史浩爲醴泉觀使兼侍讀辛玉津園

應材
言臺
諫之
職

宴射 是月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捃撫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苟一陷譏議遂爲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爲用無復有矣程顥爲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劉安世作臺諫官嘗言 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降睿旨刻之御史臺諫院永爲臺諫官之戒 上深然之 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

將審
材驗

翰等審驗到鄂州水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成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舉主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上曰謝貴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

臣留正等曰軍政莫大於進退人材之際然而陞差者未必皆以藝能簡黜者未必皆由老疾於是乎有審察之命樞臣固嘗患夫四川之地遠也聖訓則欲畀之道里之費矣夫以一拱揖之際雖難盡其勇怯智愚之實至於老疾獨不可求之於言貌之間乎非不信夫王帥而爲是察也抑亦制夫

人之私情而同歸於公耳如郭剛之揀汰傅松衆
論不以爲然朝廷旣令與鎮江右軍兩易其職矣
剛猶且捃撫細故而按之則夫私情之難克也如
是哉至如吳拱之揀汰統制范旺而旺則筋力未衰
揀汰統領王進而進則人才可用皆以審察而得
之謝貴之事亦復類此然則搜羅人材示不遐棄
非特士心皆感於獎拔之恩而天下亦服 聖主
之明矣

五月癸卯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侯奏金州都
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
於請糧處剋除 上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

宣示
敬天

剝可令李思齊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樞密院王淮等奏欲併約束諸軍 上曰俟李思齊奏來却與約束 已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玉音許賜宣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 上顧左右取圖圖至叔達整衿肅容進觀 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所致尤當以爲法叔達因言陛下於敬天之事既知所以爲戒又知所以爲法宜乎聖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也

臣留正等曰敬天之有圖前乎此未有爲之者自